

大师馆



马里奥·
巴尔加斯·略萨：
他的文学人生

MARIO
VARGAS LLOSA:
A Life of Writing

【美】雷蒙德·莱斯利·威廉姆斯 著
Raymond Leslie Williams / 袁 枫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马里奥· 巴尔加斯·略萨：

他的文学人生

MARIO
VARGAS LLOSA:
A Life of Writing

【美】雷蒙德·莱斯利·威廉姆斯 著
Raymond Leslie Williams 著 枫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 08-2016-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他的文学人生 / (美) 威廉姆斯
(Williams, R. L.) 著; 袁枫译.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316-8075-8

I. ①马… II. ①威… ②袁… III. ①略萨, M.V.—人物研究 ②略萨, M.V.—小说研究
IV. ①K837.785.6 ②I77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6730号

MARIO VARGAS LLOSA: A LIFE OF WRITING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Mario Vargas Llosa: A Writing Life.
Copyright © 2014 b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 2016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ress Co. Ltd.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Email: copyright@rightol.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他的文学人生
MALIAO · BAERJIASI · LÜESA: TA DE WENXUE RENSHENG

丛书策划 宋舒白
作 者 [美] 雷蒙德·莱斯利·威廉姆斯 (Raymond Leslie Williams) 著
译 者 袁 枫 译
选题策划 王春晨
责任编辑 宋舒白 王春晨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石英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 猫 店 <https://hljjycbsts.tmall.com>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23千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8075-8
定 价 46.00元

序

Llosa

诺贝尔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是20世纪及21世纪最主要的拉美作家及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在西班牙语文坛，略萨也是著述最多、读者最多且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在他之前，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语作家为数不少，包括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é Cela）、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árquez）、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哈辛特·贝纳文特（Jacinto Benavente）以及何塞·埃切加赖（José Echegaray），上述作家很多均已撒手人寰，只有略萨健在，仍在积极创作，并且关注着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化及政治争端。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文学大爆炸广受赞誉，但其中的代表作家，目前只有略萨仍在进行小说创作。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以及多诺索（José Donoso）已经辞世，进入耄耋之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近年来极少露面，作品寥寥。2010年11月，74岁高龄的略萨接到彼得·英格伦德代表摩瑞典文学院打来的电话，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到一个月之后，他的第16部小说《凯尔特人之梦》（*El sueño del celta*）正式与读者见面。

何塞·米盖尔·奥维多（José Miguel Oviedo）的先锋之作《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现实的创作》（*Mario Vargas Llosa: La invención de una realidad*）（1970及1982）出版以来，对于略萨作品的评论及研究逐渐增多且持续不断，它们不但对略萨的作品进行了极为广泛的正式研究，而且还有选择地从文本、政治、女性主义以及心理学角度对其作品予以分析。后者的代表之一，要数罗伊·博兰（Roy Boland）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俄狄浦斯和爸爸王国》（*Mario Vargas Llosa: Oedipus and the Papa State*）（1988），这是首部分析略萨作品中心理创伤的著作。

从某种程度来讲，本书考虑的是博兰德著作中所介绍的略萨俄狄浦斯情节在21世纪的文学产物。我阅读的过程深受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沉默的经验：创伤，叙事及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阿瑟·W. 弗兰克（Arthur W. Frank）《受伤的叙事者：身体，疾病及道德规范》（*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以及大卫·阿贝巴赫（David Aberbach）《摆脱创伤：遗失，文学及心理分析》（*Surviving Trauma: Loss,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的影响。当然，我并不打算“应用”他们任何一位的理论；不过，我对精神创伤及其影响的理解，多半还是拜这些知名学者所赐。最近出版的一卷研究略萨政治理念的著作名为《巴尔加斯·略萨与拉美的政治》（*Vargas Llosa and Latin American Politics*），于2010年出版，编者为胡安·E.卡斯特罗（Juan E. Castro）以及尼科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irns），这部作品证明大家目前对略萨——拉美最具争议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仍然有着浓厚的兴趣。最近，埃弗兰·克里斯托（Efraín Kristal）及约翰·金（John King）合编了一卷略萨近年重要小说讲读。然而，这部作品却首次汇集了巴尔加斯·略萨20世纪及21世纪创作的全部小说，而且收录的有且仅有略萨一人的作品。

近年来，对略萨及其作品的公众及学术形象充斥着批判性思维及阐述。一方面，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记者及部分学者就声称巴尔加斯·略萨及其他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代表作家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跨国出版公司行之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这种观点最初由已故的乌拉圭著名评论家安赫尔·拉马（Ángel Rama）提出，他认为那些致力于文化汇流的作家，如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胡安·鲁尔夫（Juan Rulfo）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采取的是更行之有效的文学表达方式，在这方面，四海为家的福恩特斯及巴尔加斯·略萨有所不及。在其研究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的著作中，埃尔南·比达尔（Héran Vidal）认为巴尔加斯·略萨及其他拉美文学大爆炸代表作家的作品水准并无优势，或许还不如大批被埋没的拉美作家，他们之所以获得今天的地位，更多的是靠跨国出版公司在拉美、欧洲以及美国的市场营销策略。

另一种想法或者观点略微宽容一些：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时期，巴尔加斯·略萨写下的3部小说——《城市与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 1963）、《绿房子》（*La casa verde*, 1966）以及《酒吧长谈》（*Conversación de La Catedral*, 1969）——的确反映了秘鲁乃至拉美复杂微妙的现实，然而，从那以后，他的作品变得越发单薄，重要意义也不若以往。从根本上来讲，这种观点对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持否定的态度。

还有一种观点，在美国学术界研究拉美的圈子里较为普遍，即巴尔加斯·略萨只是在政治方面过于保守，过于狭隘，无法在当今文坛引起兴趣；这些评论通常声称作为一名作家，略萨藐视女性和少数民族，甚至看不起秘鲁及拉美其他国家不属于社会及政坛精英的人们。这3种阐述较为宽泛的观点包含着几种更深层、更细致的分析和论点。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和论点中的一部分，对于阅读略萨的作品，的确实用且有效，在本书的前两章，我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然而，本书的核心是质疑对于略萨20世纪作品评论中的缺漏和误导。

本书的结构就是我研究这些评论的基本脉络。在第一章“知识分子的传记”当中，我按照年代的顺序，回顾了巴尔加斯·略萨所有的作品，特别是他的政论文以及有关政治话题的采访。因此，我将通过其论文、采访以及小说，追寻他的政治思想，因为其政治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强硬的左派宣言，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21世纪初对此前政治观点的全盘否定。我也将概括巴尔加斯·略萨对于拉美土著极具争议的看法。第一章开始的部分，我将详细描述作家饱受创伤的童年，继而认定他之所以一生挑战权威，与这段童年经历不无关系。

第二章“21世纪的小说家”，是本书的中心，主要研究巴尔加斯·略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出版的5部小说《利杜马在安第斯山》（*Lituma en los Andes*, 1993）、《公羊的节日》（*La fiesta del Chivo*, 2000）、《天堂在另外的街角》（*El paraíso en la otra esquina*, 2003）、《坏女孩的恶作剧》（*Travesuras de la niña mala*, 2006）以及《凯尔特人之梦》（*El sueño del celta*, 2010）。我在复杂度、细节、广度以及重要性这四方面，将这些作品与他20世纪60年代广受赞誉的作品——《城市与狗》《绿房子》以及《酒吧长谈》进行比较。我对略萨21世纪出版的5本小说的研究，使得本书成为首部全面研究略萨小说且将重点放在其近期作品的专著。

在第三章“重读巴尔加斯·略萨”中，我对略萨的11部小说进行了总结，从《城市与狗》到《情爱笔记》（*Los cuadernos de don Rigoberto*, 1997），全都是20世纪的小说作品。我并未逐部对这些小说进行探讨，而是建构了始终贯穿于巴尔加斯·略萨写作生涯的几个话题，结合这几部作品的上下文进行分析。这几个话题包括：创作小说是他的“娱乐”；作为现代主义者及后现代主义者，他的作品有何相应特点；从生态评论的角度重读略萨的小说。

在结尾部分，我为这部研究巴尔加斯·略萨及其作品的著作增添了一份人文情怀，先描述了2010年12月他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那一

周发生的事情；剩下的部分，则将时间向前推移，从2010年回溯到1968年，描述了我对巴尔加斯·略萨的正式采访以及私下交流，并引用了我们当时的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我简单谈了自己对巴尔加斯·略萨及其作品的最终思考。

这是我研究该作家的第三部著作。多年来，许许多多的人——多到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列出——对我研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专著给予帮助。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及其妻子帕特里西亚和蔼可亲，极富耐心，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对此我真的感觉非常幸运。第一章及第三章引用的采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帕特里西亚和巴尔加斯·略萨在利马的秘书团队，以罗萨里奥·德·博德亚（Rosario de Bedoya）为首，同样非常慷慨，对我的秘鲁探究之旅给予诸多帮助。秘书团队中的露西亚·穆尼奥斯·那亚尔（Lucía Muñoz Nájar）以及玛利亚·卡尔曼·格斯（María Carmen Ghezzi）也很友好，帮了我许多忙。巴尔加斯·略萨的母亲多拉·德·巴尔加斯（Dora de Vargas）大度地让我对她进行了其人生中唯一一次采访，这是所有其他学者或者记者可望而不可求的。我在本书中也简短地引用了这次采访，我衷心感谢略萨全家让我在1991年5月得到了那次仅有的机会。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彼得·T.约翰逊博士及其同事，感谢他们允许我查阅巴尔加斯·略萨的信件以及手稿。

我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上本科时，罗伯特·科诺克斯（Robert Knox）以及沃尔夫冈·A. 卢赫廷（Wolfgang A. Luchting）让我初次接触到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时至今日，我仍然对他们满怀感激。事实上，正是科诺克斯让我首次意识到巴尔加斯·略萨“连通器”的概念，因为除了略萨和名不见经传的西班牙小说家佩雷斯·德·阿亚拉（Pérez de Ayala）之外，这一概念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的作品中。何塞·米盖尔·奥维多从未给我上过课，但他研究巴尔加斯·略萨的知名作品多年后仍然让我受益匪浅，因此我感觉必须也将他视为导师。我早年阅读和总结巴尔加斯·略萨作品能力的提升，则要感谢跟我私交至厚的两位导师，约翰·S.布拉什胡德

(John S. Brushood) 以及雷蒙德·D.索萨 (Raymond D. Souza)。

多年来，与R.H.莫雷诺-杜兰 (R. H. Moreno-Durán)、达里奥·哈拉米略 (Darío Jaramillo)、赫尔曼·巴尔加斯 (German Vargas)、阿瑟·弗莱明 (Arthur Flemming)、雷蒙德·德·索萨、约翰·加尼姆 (John Ganim)、马尔科姆·巴德 (Malcolm Bader) 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对话，让我对巴尔加斯·略萨、与他交谈的人、乃至涉及的话题都有了新的认识。

针对这部最新的著作，则要特别感谢西班牙语研究系主任大卫·赫兹伯格 (David Herzberger)、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斯蒂芬·卡伦伯格 (Stephen Cullenberg) 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阿诺德·巴斯 (Arnold Baas)，感谢他们对我的研究给予支持。最近几届的研究生提前对巴尔加斯·略萨21世纪出版的小说予以探讨，给我的作品提供了绝佳的对话背景，我尤其感谢黛安娜·多森·李 (Diana Dodson Lee) 以及查尔斯·斯图亚特 (Charles Stuart) 的真知灼见。

作为读者，塞萨尔·费雷拉 (César Ferreira)、阿瑟·弗莱明以及托马斯·施耐德 (Thomas Schneider) 对本书的手稿做了改进，研究助手恩里克·萨拉斯-杜拉索 (Enrique Salas-Durazo)、胡里奥·恩里克斯-阿尔内拉斯 (Julio Enriquez-Arnelas) 以及朱迪·吉梅内斯 (Judy Jiménez) 始终保持高效，值得信赖。没有爱妻帕梅拉 (Pamela) 毫无保留的支持和牺牲，很难想象本项目能够完成。我还要感谢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的凯西·吉特莱尔 (Casey Kittrell)，感谢他出色的工作，让原稿最终通过审批，并得以出版。

本书可能存在的任何缺陷都与他们无关，相反，我希望他们能够因为自己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而体验到一份满足感。

目录

Contents

序 / 001

第一章 知识分子的传记 / 001

年轻时代（1936—1974） / 001

成熟的作家（1975—1991） / 057

21世纪的作家 荣膺诺贝尔奖（1992—2010） / 091

第二章 21世纪的小说家 / 103

结论 / 134

第三章 重读巴尔加斯·略萨 / 138

现代骑士小说：娱乐之作 / 139

作家的创伤与作品 / 149

对于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的生态批评阅读 / 153

现代主义者巴尔加斯·略萨（及其后现代尝试） / 171

后记 / 196

附录 / 231

附录一 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对谈 / 231

附录二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 / 236

附录三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论文集 / 239

参考书目 / 241

第一章

知识分子的传记

年轻时代（1936—1974）

20世纪20年代早期，秘鲁青年埃内斯托·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Ernesto Vargas Maldonado）离开故乡——秘鲁城市利马，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体验全新的生活。埃内斯托·巴尔加斯中了彩票，再加上骨子里的冒险精神，使他决定去国外闯荡。布宜诺斯艾利斯可是南美大陆这顶皇冠上的宝石，若钱没花光，他很可能继续在那里享受生活。面临身陷经济困境的现实，埃内斯托·巴尔加斯决定参加职业培训，并顺利成为一名民航飞行员。旅居阿根廷的数年间，他曾为多家民营航空公司效力，之后，他决意回转祖国秘鲁，就职于一家名为“帕纳格拉”（Panagra）的公司，在位于秘鲁南部的塔克纳（Tacna）机场担任无线播报员。

在塔克纳机场履职后不久，埃内斯托·巴尔加斯遇到一位年轻姑娘，多拉·略萨·乌雷塔（Dora Llosa Ureta），两人随即坠入爱河。多拉·略萨来自秘鲁南部城市阿雷基帕，当时正与家人一同度假。她出身于当地声望极隆的家族，即普遍认同的名门望族（西班牙语为distinguida familia）。一年后，1935年，埃内斯托·巴尔加斯迎娶多拉·略萨。在当时那个阶级意识极强的社会，埃内斯托·巴尔加斯出自所谓的小康之家（西班牙语为familia bien），然而，由于秘鲁社会的变迁兴衰，巴尔加斯家早已家财将尽，声名不在。

1904年，巴尔加斯出生在利马。当时，秘鲁的社会环境相对传统且保守，巴尔加斯就读于利马的瓜达卢佩学院（Colegio Guadalupe de Lima），接受了极其保守的天主教教育。经营该学院的是几位德国牧师，因遵循老派教育方式而闻名。埃内斯托·巴尔加斯的父亲，马塞洛·巴尔加斯（Marcelo Vargas）追随当地一位大亨（西班牙语为caudillo），奥古斯托·杜兰（Augusto Durán），因此，杜兰的政治生涯起起伏伏，关乎巴尔加斯全家的经济安全和稳定性。糟糕的是，20世纪前半叶，杜兰的政治生涯及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变幻无常，差的时候混乱不堪，他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巴尔加斯家。埃内斯托·巴尔加斯童年家境贫寒，生活困苦，被迫辍学，在一家修鞋铺打工。那些年，父亲交给小埃内斯托无线电播报的基本技术，为他数年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职业培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悲惨的青春生活埋下了扭曲的种子，使得长大后的埃内斯托心怀积怨，满腔仇恨，这种性格显然不利于他成为一位理想的父亲。至于埃内斯托·巴尔加斯骨子里的冒险精神，他的儿子，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认为这是巴尔加斯家族显著的性格特点，上可追溯到16世纪的殖民时代，当时巴尔加斯家族的祖先刚刚来到秘鲁。

再来看母系这一支，略萨家族来到秘鲁的时间稍晚，19世纪才在阿雷基帕落脚。与身材魁伟、热衷冒险的巴尔加斯家族不同，略萨家族总体来说受到过更好的教育，更具艺术修养。胡安·德·拉·略萨·利亚古诺（Juan de la Llosa y Llaguno）从西班牙直接来到阿雷基帕，他发现这座17世纪的殖民城市古香古色，极富魅力。当时，正值1780年的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起义前夕。阿雷基帕被称之为白色都市（Ciudad Blanca），教堂随处可见，更因盛产美酒而闻名，农产品买卖极为兴旺。当地居民主要是西班牙白人，外加小部分白人及印第安人的混血、拉美土著以及从西班牙加勒比殖民地买来的非洲奴隶。18世纪晚期，阿雷基帕约有5万~6万人。这座殖民城市的建筑魅力值得一书。

据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自己回忆，胡安·德·拉·略萨·利亚古

诺的后代们张军在阿雷基帕留有依存。“他居于秘鲁南部的这一小片土地，与律师、修女、法官、教师、官僚、诗人、疯子以及小撮士兵交往。”^①

巴尔加斯·略萨提到的疯子部分基于家族传说。例如，其家族成员曾经讲述过某位略萨的逸闻。据说，有一天，这位仁兄午餐前才起床，跑去市中心的阿尔马斯广场（Plaza de Armas）买报纸，就此下落不明，整整25年杳无音信，最后，才从法国传来他已经过世的消息。^②

略萨家族的现有成员常常能够想方设法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智力及艺术活动中去。而且，自从胡安·德·拉·略萨·利亚古诺17世纪初到秘鲁以来，阿雷基帕就不乏诗人、散文家以及演说家，拥有文化生活繁盛的大环境。正如乌拉圭学者及评论家安赫尔·拉玛所言，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南美确实有几座这样的“文字之城”（Ciudades letradas），对文字的狂热崇拜等同于权力的使用。因此，这种高雅及权威深植于西班牙语文化及政治传统之中，略萨家族也成为其组成部分。阿雷基帕曾经是浪漫主义诗人及演说家的聚集之地，并因此在秘鲁闻名，略萨家族中也有几位相关的人物。略萨的外曾祖父贝利萨里奥·略萨·德·里维拉（Belisario Llosa de Rivera）先生就曾家喻户晓的大律师、颇受认可的诗人，出版过一部小说以及多首讽刺诗，讥笑阿雷基帕最被看重的社会道德观念。

他们从小受到西班牙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殖民地的“文字之城”存续发展，这些如今被我们称为“作家”的人们，当时只不过是殖民政府的书记员或者宫廷诗人，殖民者的扶植使他们取得成功。直到19世纪，书记员或者宫廷诗人演化成律师—诗人。要当作家，但同时也要兼做律师，为的自然还是谋生。此类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直到20世纪依然活跃，成为职业作家熟知的“周末作家”。这种作家为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许多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所鄙视和排斥。他们大多不顾父母师长乃至整个社会的异议，

①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商业报》，1991年5月20日，B4版，文中的英语版本出自作者之手。

② 同上。

贸然踏上了写作的道路，像多产的职业作家一样。在拉美，那些热衷于文学的人们多半从法律界起步，卡洛斯·富恩特斯以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是学法律出身，但最终放弃法律生涯，投身到职业小说创作领域。在拉美，这一行当实在不够稳定。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外祖父佩德罗·略萨·布斯塔曼特先生（don Pedro Llosa Bustamante）便属于阿雷基帕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眼中，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时期的代表作家们试图仅靠写作糊口，无异于职业自杀，这一决定简直太过胆大妄为。而且，他的观点也没什么错误。佩德罗·略萨·布斯塔曼特从事法律行业，其诗作偶见于当地报刊，他还有读书癖。用西班牙语来讲，他是典型的文化人（hombre de letras），或者说是“多才多艺的人”，巴尔加斯·略萨后来扮演的也是这种大众知识分子的角色，只不过进化成20世纪版本，时间没那么久远。巴尔加斯·略萨的母亲多拉·略萨·德·巴尔加斯，称自己的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博览群书，或者，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很有学问”（muy ilustrado）。^①佩德罗·略萨·布斯塔曼特和贝利萨里奥·略萨·德·里维罗一样，半生热爱阅读，致力于文学；还有一种享受文学的能力多年后被其孙子及曾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称为“永恒的纵情狂欢”（perpetual orgy），他在其专著《纵情永欢：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The Perpetual Orgy: Flaubert and Madame Bovary*）当中，这样描述阅读福楼拜作品的感受。

略萨家族对其他传统艺术也有涉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外祖母卡尔曼·乌雷塔·德·略萨夫人（doña Carmen Ureta de Llosa）在她位于利马的寓所存有3张风景画，均是略萨家族先辈们难得的遗存。多拉·略萨·德·巴尔加斯自己并非作家或者艺术家，但她也是极为睿智的女子，就读于法国修女在阿雷基帕兴办的萨格拉多·科拉松学院

^① 对多拉·略萨·德·巴尔加斯的私人采访，1991年5月22日，地点为利马。

(Colegio del Sagrado Corazón)时,品学兼优。

在略萨家族众多的知识分子及艺术家当中,贝利萨里奥·略萨·德·里维罗先生是贡献最大的一位,是他将家族的文学传统传授给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省(Cochabamba)度过童年的巴尔加斯·略萨。作为家族中最年长、最受尊重的男性成员,家族历史上出版作品最多的作家,贝利萨里奥先生经常对略萨6~8岁尚未学字时的胡写乱画大加赞赏。他的鼓励,再加上母亲对巴尔加斯·略萨首篇诗作的褒奖,对他热衷于重构童话结局的做法予以肯定,使年轻的巴尔加斯·略萨在成为作家的道路上得到最早的积极回应。

1936年3月28日清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出生。他降生时,其母多拉已被其父埃内斯托·巴尔加斯抛弃。当埃内斯托得知妻子生下儿子,他提出离婚,并得到法庭的认可。未满1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迎来生命中的首次挑战:迁往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巴尔加斯·略萨对他最初在阿雷基帕度过的几个月毫无印象。然而,对他母亲而言,身处极其保守的天主教社区,被丈夫抛弃无疑会招致众多的流言蜚语,甚至引起人们对多丽塔(Dorita)、对埃内斯托(Ernesto)乃至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的残忍猜测。数周乃至数月过去,对于埃内斯托的失踪仍然没有合乎逻辑的解释,感情受挫,社会排斥与日俱增,让多拉·略萨·德·巴尔加斯经受着双重折磨。但家人仍然告诉年幼的巴尔加斯·略萨,他的父亲是位英雄飞行员,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总算有一天,巴尔加斯·略萨的外祖父得到机会,将他那饱受痛苦的女儿及其刚刚出生的婴孩接到玻利维亚,还租了片庄园,为的是种植棉花。他随即签订了长达10年的租约。多年以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样描述当时的阿雷基帕社会:充满偏见,不敢正视自身的阴影。^①

多拉·略萨·德·巴尔加斯带着她的孩子离开阿雷基帕,离开其父

^① 巴尔加斯·略萨,《水中鱼》,第10页。

母位于布莱瓦尔帕拉的家。略萨就出生在那座房子的二楼上——当时，略萨家族处境极为艰难。秘鲁乃至整个拉美的经济状况都不景气。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出生那年，秘鲁及拉美诸国仍未从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秘鲁国内冲突不断，混乱不堪。在激进的平民党派“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简称APRA）的支持下，路易斯·埃雷乌伦赢得1936年的总统大选，但该政党最终被认定为非法组织，竞选结果也因此被取消。

巴尔加斯·略萨在玻利维亚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当时的玻利维亚刚刚结束了与巴拉圭的查科战争（Chaco War，1932—1935年），进入“军事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秘鲁乃至整个拉美的工人纷纷要求政治平等，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工人联盟茁壮成长，大范围的冲突如火如荼，比如1936年的委内瑞拉大罢工。

在秘鲁及安第斯山地区，作家们尝试采取类似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手段，描述社会不平等及政治冲突。巴尔加斯·略萨出生时，安第斯山地区的代表作家是秘鲁的何塞·马利亚·阿格达斯以及西罗·阿雷格里亚（Ciro Alegría），厄瓜多尔的豪尔赫·伊卡萨（Jorge Icaza），外加玻利维亚的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Augusto Céspedes）。这些小说家都致力于社会与政治变革，当时的拉美作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小说家们通过自己的作品，维护城市工人；另一类，他们创作反映美洲土著生活的作品，描述当地人民被剥削的状况，探讨在现代化大环境下其文化身份丧失的现实。阿格达斯、阿雷格里亚以及伊卡萨便是原住民作家中的先驱，成年后的巴尔加斯·略萨曾撰文称赞阿格达斯。阿格达斯是秘鲁作家中的特例，因为他既能沉浸在原住民文化之中，又能跳脱到该文化范畴之外。在众多现代学者及评论家眼中，阿雷格里亚、伊卡萨以及许多与他们同时期的拉美作家反映社会不公现象时，过于直接和简单；描述人物时，又过于绝对。因此，阿雷格里亚的《这世界广阔且不同》（*El mundo es ancho y ajeno*, 1941），既被奉为本土文学